

# 年画与中国美学精神

胡晓明

年画是道地的民间艺术。《红楼梦》中的刘姥姥说：“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，都上城来买画儿贴。时常闲了，大家都说，怎么也得画儿上去逛逛。”刘姥姥我没见过，可是每年的年关，到家来送腊肉糯米粿的乡下亲戚，分明是买了大卷小卷的年画回去。乡下人过年，没有年画就像城里人过年没有春晚，西方人过圣诞节没有圣诞老人一样的不可思议。

年画极富于中国古典美学。第一个特征是明快响亮。就像鞭炮的声音，干脆爽朗，老远老远就听到了。大红大黑大绿大黄随意跳跃，洒脱得很，有啥说啥，一点都不矫揉造作。年画最擅长于制造气氛。一看见年画，不由自主地让人感到热闹，感到过节的气氛，感到喝酒的兴奋。年画不仅能提人的精神，还可以提房间的

精神，提窗户、大门、院子的精神。左右两扇黑漆大门上，分贴两张门神，一个黑脸浓髯的尉迟恭，一个白面疏髯的秦叔宝，金盔甲冑，钢鞭银枪，老远一看，嘿！整个房子都神气活现了。试想，换成八大山人的山水，齐白石的写意，行不行？必定奄奄欲绝，气如游丝……

第二个特点是，年画有文人画刻意追求而不到的拙味。人物不讲解剖，楼台不讲比例，款式随心所欲，图案天真清新。像儿童的涂鸦，如道士之画符，总是好看。我看张艺谋的电影，最不喜欢他故意玩弄红颜色。其实在年画的世界里，黑颜色也天真活现得很，好看得很。年画里的老头、小孩、英雄、侠客、贤母、义女、神仙、佛陀，造型都很稚拙，使人有一种亲近之感。年画绝

不清高，无须精工裱糊，也绝不待在玻璃橱、博物馆中。片纸一幅，大可可小，随意可贴；灶头、窗旁、门楣、炕围、衣箱、碗柜、灯簾、桌屏、米缸、水缸、粮囤、牛棚、马厩，再也没有比年画更随俗、更生活化的艺术了。年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，水乳交融，是最自然和谐的中国环境艺术。旧时，年画常贴于市井街肆、茶楼酒馆、药房布店、剃头担子、豆腐摊头，犹如现代的广告海报，但又绝无铜臭气。只是图个热闹好看而已。

最后，年画有中国智慧。吉祥如意、福寿康宁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莲生贵子、喜叫哥哥、盼子成龙、积善消灾，普通人的做人态度，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，都是年画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的内涵。有一幅

年画给我印象很深，题目是“老鼠娶亲”。书中的老鼠吹喇叭抬轿子，神气得很。几对灰的，几对黄的，姿态极好玩。故事是这样的：老鼠有个美丽的女儿，想把她嫁给世上最有权势的人。先是有去求太阳：“太阳，你太伟大了，娶我们的小老鼠做妻子吧？”太阳说：“不行，我怕乌云，乌云一遮，我就完蛋了。”老鼠又找到乌云。乌云说：“不行，我怕风，风一吹，我就完蛋了。”老鼠又找到风，风说：“我怕墙，墙一挡，我就完蛋了。”老鼠又找到墙。墙说：“我怕老鼠打洞。”于是老鼠们想，最有权势的，只能是猫了。老鼠便抬着轿子，吹着喇叭，把美丽的小老鼠嫁给猫。在过年的时候，能与自己的宿敌也和谐一气，这幅年画，让我回味了好久。

在散文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，鲁迅先生写到他小时的塾师领着众学生诵读国文的场面：先是学生们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，人声鼎沸——

后来，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，静下去了，只有他（先生）还大声朗读者：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坐皆惊呢~~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噀，千杯未醉嘏~~……”

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，因为读到这里，他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，拗过去。

大概唯有吟诵，才开发得出这么一番热闹场景吧。我自己也有关于国文吟诵的美好记忆和有趣活动。家父刘夫先生就喜欢吟诵，而且是湖南常德乡音，常常在我睡眼惺忪的时候响起。我自己也学过吟诵，是跟着当年燕平小学的汪如玉老师，用上海话吟诵之的。还记得其中一篇是《五人墓碑记》：“嗟乎！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？”念到最后十二个字进入高潮，前八字四字一顿，短促有力，后面的“亦曷故哉？”就高昂腾飞，作袅袅之腔，还须辅以摇头摆尾之态。怪就怪在咬字吐音全是上海话的“文读”，又叫做“读书音”或“文言音”，跟现在街头巷尾讲的“上海闲话”不同，更雅更文。但是，国文吟诵并不是诗人的长歌。在希腊，我也听过荷马史诗的吟诵，每个单词都附加了声调，却还是像歌曲。歌唱是声的演奏，国文吟诵是韵的和鸣，独步全球。

于是，这就又让我想到了一桩大事。中华是特别重视“文”的民族，“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，鬼夜哭”，鬼神也崇尚国字国文。且看从前的读书人，不就是一辈子诵读国文，而成为各色各等人物了么？凡是历代的博学鸿儒、大师耆宿，不也都是这么吟诵着国文而一路养成的吗？才高八斗的子建，铁尘绝世的坡仙，文理兼通的张衡、沈括，乃至史学家、阴阳学家、道学家、医学家、农学家、兵家，地理学家直到数学家等等，都是在国文的诵读声中孕育出来的吧。另外，无论四书五经，不管经史子集，可说全都是国文的正身或变体或余韵吧。中国儒家提倡道德领先的“修齐治平”和“士之致远者”，当先器识而后文艺”教育的全过程，都是国文做支撑着的骨架和贯通着的血液的吧。

那么，国文里面究竟包蕴着怎样的营养、维他命呢？我认为，国文起到了启动、发动、带动、推动其他学科、其他智慧使之蔚然成林的大作用。正因为有了国文教育，我国古代全部知识分子才能从此处出发，经过吟诵苦读，到达各种学问的彼岸。所谓“十年寒窗”，其实就是十年国文的苦吟。“三月正当三十日，风光别我苦吟身”的，不但是诗人，更多的是莘莘学子。但苦吟的投入是苦，产出却是甜的。君不见，从国文出发，学子们培养了道德情操，学到了学问见识，陶冶了风仪性情，懂得了治国道理，最后走上了为国为民的奉献之路。

我觉得，国文可以稳稳地坐上“立身之本，众学之源，诸艺之根”的那把交椅！

东汉王充不算文学家，自小就是好读书但不求甚解的，他的《订鬼》却入选了语文课本。请读读他的文句：“二者用精至矣！思念存想，自见异物也。人病见鬼，犹伯乐之见马，庖丁之见牛也。伯乐、庖丁所见非马与牛，则亦知夫病者所见非鬼也。”文辞何等简洁，逻辑多么精妙！

读古代司法官的判词，亦是有趣得很。其中有些人并非古文家，国文程度却是极高的。比如，清末满臣端午桥判一名悍妇而又红杏出墙的，词曰：“审得王李氏狡辣成性，屢施狮吼之威；王松林姑息养奸，不耻头巾之绿”云云，写得真好！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：我国古代算得上人物的都可说是文章家，都是先把国文学好了的；反过来说，也正因此，他们才成就了其他的学问或事业……

现代名家也是如此。我本人学理科出身，想举出我所认得的两位科学大

点。小孩子不用说，围着他使劲仰脖子，大人们也会被拖来，央他给自家孩子做一个。糕老虎不卖钱，只是一项自愿的消遣，做糕老虎的却不马虎，他们从山里掐来殷红的珠果，揉出馅料，给手里的糕老虎上色。染色后的糕老虎喜气洋洋地串在竹筷上，经风一吹，米糕的皮子紧绷成光洁的皮面，几乎要闪闪地发出光来。

我多想要这一个这样的糕老虎啊。可是围着看糕老虎的人真多，我总也挤不进去。只看见一个个大人小孩从圈里面走出来，手里举着神气的糕老虎，另一些大人小孩又迫不及待地挤进去。终于等到人群稀落下来，于是羞着忙上前，咳，做糕老虎的早已不见了。

有一回差点得到一个糕老虎。那是在年糕场的墙角，意外撞着一位正在捏糕老虎的。此时人们正围着前一个做糕老虎的抢得热闹，没顾上新来了一位。大概因为我瞧得认真，他一高兴，说：“这个捏给你。”然而，糕老虎还没捏成，早已围上来一大堆人，眼花缭乱中，我的糕老虎不知到谁手里去了。

糕老虎的手艺由来已久。听母亲讲，那时的操年糕才真叫做操年糕。场

子一开，大灶一起，空敞的平屋里热气漫布。屋中央摆开一座石捣臼，一甌米糕倒进去，操年糕的男人打着赤膊，双手举起沉重的石头碾磨，朝着捣臼里狠狠揉下，再用力提起。这人对面又候着一人，此刻看准时机，两手往旁边水盆立即一插，将蘸水的双掌再飞快往米糕团上一抹，下一揉便双掌落下。米糕团抹了水，便不会粘在石碾上。这样一起一落，一揉一抹，糕团渐渐坚实缩小。揉得越多，做出的年糕韧劲十足，口感更佳。但这活计也最费力，一般人使上十余记，就得换人。这样的年糕场上，家里有膀阔力大的年轻后生，最足以以为傲。至于做糕老虎的，倒是不大起眼的点缀了。

听着这迷人的景象，没有得到糕老虎的事，好像也不那么回事了。但母亲又说，好像记得有一回，央乌巷门的寿老鹤给我做过一个糕老虎。寿老鹤是绰号，老人名中带个寿字，说话跟老鹤似的，调子又响又长，他的孙子和同岁。我怎么一点儿不记得了？

## 请诵读国文

钱定平

师。早年有一阵搞中文信息处理，跟钱伟长先生熟识，还去北京清华园钱老家里拜访过。钱老认为我本家，跟我讲他小时国文很好、报考清华文科的经历。一时兴起，竟背诵起他的应考的得意作文《梦游清华园》来。

再说华罗庚先生。早年在北大数学系经常听华老演讲，风趣深刻而富挑战性。他写过一些深入浅出数学学科，脍炙人口。他晚年搞优选法，写了小册子《优选法平话》，至今还记得开首一句就很生动撩人：“想泡茶茶喝！”随后很自然引出了拿茶叶、洗茶杯、煮茶壶等等事情的先后顺序，怎么安排才能优化，真引人入胜“优”。说起华老的国文，恐怕是大有根底的，这里想提起他的中学老师王维克，一位老一的翻译家，中文也了得。所以，华老还会对对子。1953年回华老和几位科学家一起出国考察，其中有钱三强和赵九章两位。华老一时兴起，就根据两人名字吟出了一副对联：“三强韩赵魏，九章勾股弦”，被誉为绝对！这对子可同苏轼对出的“三光日月星，四时风雅颂”相媲美，都是巧对。

说到底，国文就像人体的一种器官，是“长”在人类自己身上心上的，又是人所随身携带的一种“特异功能”，也没有文理之分。国文确切地说是大脑神经元的体操节目。您把语文体操练得越好，大脑体格就越棒，您就越会思维，您的大脑也就越聪明了，也能学好打遍天下的数理化！说国文是大脑体操，关键是国文锻炼了、加强了大脑的三大能力：文字理解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。有了这三大大武器，学习其他科目当然就会大有好处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

国文，正像《天方夜谭》那声“芝麻！开门！”口诀一样，能指引莘莘学子入宝山而绝不空手而回。

日本科学家、东北大学的川岛隆大教授研究大脑与创造的关系，做了大量实验，得出了一些饶有趣味的结论。他测定的大脑图像显示：大脑在默读时会相当活跃，而在朗读时就迅速活跃起来。这就说明了默读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看书，能促进大脑体操，而吟诵却更加卓越。想起来也理应如此。吟诵一举调动了嘴巴、舌头、牙齿、耳朵等器官，还要随时注意听众的反应，是一种全息信息处理，从各方面、多角度刺激大脑中的神经元，于是使之加倍活跃和健全起来。根据这些观察，川岛教授认为：“朗读书本”即吟诵能够创造“创造力”，甚至能够培养出天才来。我根据自己读书做事的体会，认为博览群书能够培养自己的“通感”能力，而这种本领也许是智慧之源，创新之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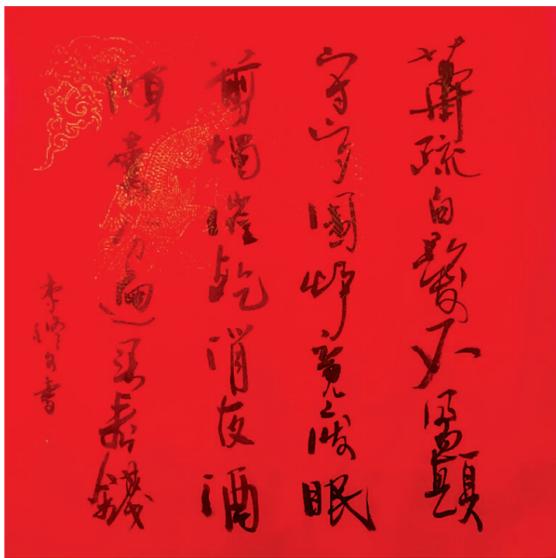
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国文实在是国人的立身之本，众学之源，诸艺之根！

我想大声疾呼：举国应该给予国文无比崇高的地位，而且，绝对不仅仅是中小学生的！

学好国文，打开国文之门，人生的一切可能性都会向着您奔涌而来。

## 闲话『瓦舍勾栏』

朱朱



逢年过节，许多人喜欢在大型游乐场流连。今天的读者很少有人知晓，我国最早出现的集演艺、市集于一体的大型游乐场，被称为“瓦舍勾栏”。

瓦舍，也叫瓦子、瓦市。瓦舍里设置的演出场所称勾栏，也称钩栏、勾阑。勾栏的原意为曲折的栏杆，在宋元时期专指集市瓦舍里设置的演出棚。大的瓦舍有十几座甚至几十座勾栏。这里是货药、饮食、剃剪、说书、纸画、乐曲、杂耍等的汇集之地。

吴自牧著《梦粱录》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。关于“瓦舍”，《梦粱录》这样解释：“瓦舍者，谓其来时瓦合、去时瓦解之义，易聚易散也。”南宋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主要记述南宋临安的时俗民风，《都城纪胜》曰：“瓦者，野合易散之意也。不知起于何时，但在京师时，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，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也。”这些解释较为通俗而确切地表明了瓦市的娱乐性质。

勾栏的建造形制借鉴当时神庙戏台的一些特点，设立戏台和神楼，四周围起，上面封顶，即使遭逢雨雪天，演出也不受影响。在其内部，建有表演的高出地面的戏台，戏台上设有乐床。其后是戏房，戏房通往戏台的通道称为“古门道”或“鬼门道”也就是上下场门。从里往外逐层加高的观众席，叫腰棚。其中正对戏台而位置较高的看台又叫神楼。观众席里最上等的座位叫青龙头，位于靠近戏台左侧的下场门附近。勾栏实行商业化的演出方式，对外售票。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剧场的正式形成。

宋代之所以会出现“瓦舍勾栏”，主要是缘于对古典坊市制度的突破。

唐代，坊和市是明确分开的。“坊”是居民区，“市”指商业区，“坊市封闭”，坊有围墙。市场的设置需根据那时的法令设于固定的区域。坊市由专门的官吏管理。坊门的启闭和开市罢市，以击鼓为号。商业活动的时间、地点都受到限制。商业贸易须在市内进行，“日中为市，日落市散”，黄昏后坊门紧闭，禁人夜行。唐末宋初，由于战争，坊墙受到破坏。宋建立后，城市商业区扩大，开始“坊市合一”，不仅坊市不分，而且坊市不再设垣，夜不闭门。居民区与商业区都是开放式的，商业活动的时间、地点不受限制，除了日市外，还有早市和夜市。汴京从宫城正门起，以跨汴河的州桥为中心，东到旧东门，西到开封府，南到朱雀门一带，不仅有官衙、寺院、馆驿、贵宅，而且

有各种商店。

“坊市合一”促进了宋初商业的繁荣，也为市民文化娱乐的兴趣提供了条件。文化娱乐活动与商品交易活动同时进行，相辅相成，此时的文化娱乐本身也成为一种商业行为。集演艺、市集为一体的大型游乐场——勾栏瓦舍，正是为了适应市民娱乐生活需要而创设。从汉代宫廷临时露天演出，到唐代经常性的戏场、私人府邸，再到宋代固定性的勾栏瓦舍，反映了曲艺的发展历程。

还是在冬天里，年关将近的时候，拉开了揉年糕的序幕。

村子里用作轧米的加工厂给腾出来，砌起两个巨大的灶台，灶灶直接开在墙上。各家各户把秋天里伐下晒干的一捆捆柴担到灶边。填火的人红通着脸，举起长而大的叉子，叉住绑柴捆的粗藤条，将整捆的柴送入灶灶。热气氤氲的大灶边，满排着一箩箩浸过水的白米，米中央立个小盅，盅底盛两勺菜油。看不清灶头忙碌的男人的模样，却见他一手拽过一箩米，嘿一声擎起来，都倒进灶上的大蒸笼里，看看蒸得透了，再嘿一声举起蒸笼，把米饭都灌进一旁机器的大漏斗里。

从机器的另一头轧出了白花花的米糕。这米糕被飞快地运到对面房间，腾进另一个机器的大漏斗里。漏斗后头拖着长长的传输带，上面卧行着的细白长条，整整绕屋大半圈，正是刚制出的年糕。传输带的转角，一个妇女一手缓缓摇动旋转的刀片，一下一下，将长长的年糕均匀切分，另一手捏个小刷子，往刀片上刷油润滑。那竹箩里的小盅菜油，派的正是这个用场。末了收尾的，是一个大竹匾和一群快手的女人，她们

围在传输带的尽头，从上面迅速捡起滚烫的年糕，扔到后头的竹匾里。

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些小孩子等了许久，只待女人们一声招呼，大家便一拥而上，纷纷去翻晾竹匾里的年糕。这是为的不让热年糕粘在竹匾上。这个活计大多是自愿的，也受到大人们欢迎。待到年糕晾凉，女人们再接上来，将它们一横一竖地码成整齐的方垛，装进一边的箩筐里。

而我们也得到了工作的嘉奖，那是大人们塞给的一把年糕。大伙儿携着糖果，冲到后山矮矮的小坡上，用石块垒起简陋的小灶，点火煨年糕吃。煨熟的年糕散出迷人的焦香，掏起来，剥去焦黑的炭皮，几口下了肚。我们便措措手

## 糕老虎

赵霞

指，跑到山下，继续去翻年糕。年糕场一开就是好几天，这是全村小孩聚会的好时机，大人们忙着担米，挑柴，排号，收糕，由得我们在后山上胡作非为。

但最难忘的还是糕老虎。那是整个年糕季里最叫我们着迷的东西。米糕新出蒸笼，便是做糕老虎的大显身手的时候。一团滚烫的米糕在他们手里来回捋几下，捋几下，一个生动的糕老虎出来了。糕老虎的样子各式各样，都是乡村熟悉的动物，鸡、鸭、狗、猪、牛、羊，做得最精美的却是老虎。糕老虎的得名大概也从这里来。

做糕老虎的往往是村里一两个巧手的年老男人，年糕场的力气活用上他们，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整个场子的焦

笔墨贺岁

篆刻：陆康

书法：李修文

绘画、摄影：刘亮程



“文汇报”  
微信二维码

